

佛陀的启示

罗睺罗化普乐 著
顾法严 译

赠阅

序

8/1/877

我們今天所往之地球，正一天一天地在「縮小」，任何一個角落的事件都會影響到全世界。今天東西和新舊各文化間之接觸與激盪，使得每一個有思想的人不能不睜大眼睛四處看一下和比較一下，對他自己素以為是的「天經地義」之大道理，作一番客觀的檢討和反省。人皆知「無知」之害，但不澈底的知，有時却比「無知」更為有害。不澈底的知或假知常為導致失敗的主因。古今中外多少興衰成敗之關鍵，每繫乎知之澈底與否。澈底的知大都是在劇烈的激盪和沖擊下，由痛苦的反省和深究中得來的。

今天我們所居住的也許不是一個很和諧很快樂的世界，但却真是一個大激盪和大交會的時代。在此無情的沖激下，我們的眼界與了解，在某些問題上，較過去的古賢應更為廣大和客觀，更接近那澈底

的知。

佛法起源於印度，流播東亞各國達二千年以上。但過去因為交通不便，各地區的佛法皆各自為政，自是其是，結合其當地之文化與社會之種種因素而自成一系統。中國、西藏和錫蘭三個佛教系統之巨大差別，就是此一事例之最佳說明。

現在空間縮小了，交往密切了，佛法如果能表現其價值於全人類，能擔荷起「未來的世界宗教」之重任，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要增進各佛教系統間之彼此了解，及綜合各支教法之所長，融滙而成為一個新的晶體。這是過去難以做到的，但今天却可以做到了。

站在宗教的立場上講，我們的智慧和知識，無論如何進步或廣大，都絕不能超過佛的知見和境界。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在「正統佛法」以外更能發現甚麼新奇的東西，最多只能對佛法作一些較新的解釋和表達而已。舉例來說，過去講「自性空」的道理，大都限於形上

學的範圍，今天我們却可以用科學、心理學，甚至社會學來闡明自性空的道理。過去唯識學，沒有近代的實驗心理學之種種資料及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之觀察以為佐證；今天我們却可以左右逢源，利用這些成果來新詮唯識佛法之業感緣起。在研究世界歷史及文化後，更能提醒吾人對此一基本教義之清新的認識——這只是舉幾項有限的事例而已。

因此今天的佛學家似乎應該致力於下列兩項工作：第一、如何融匯各佛法系統之一切所長。第二、如何將不變和不朽的佛法教義，加一新的解釋和表達，以適應今日之急需。但了解一個佛法系統及略具現代智識，已屬窮畢生精力之事，這樣大的目標，怎能達到呢？誰能做到呢？答案是，這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不是朝夕的事，而是年月的事。

本此宗旨，我們想先做一點，是一點。因此和沈家楨兄在美國佛

教會的贊助下，發動了翻譯英文的佛學名著及有關佛學的重要書籍成為中文的工作。

顧法嚴先生所譯的「佛陀的啓示」一書，就是屬於此項工作之一部份。正在翻譯中的還有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The Method of Z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The Religion of Men*,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A History of Buddhism* (禪道與箭術、禪之方法、佛學選譯、人類之宗教、心理分析與宗教、及佛學史) 等書。

翻譯這些書的目的，是要介紹一些非中國佛學系統的較有價值的佛學書籍。近年來佛學日漸西渡，對西方之宗教及學術思想起了相當大的影響。西洋人治佛學或修佛法，因為是站在傳統外的，常有「旁觀者清」的利益，加上他們毫不客氣的批判精神及死鑽功夫，近年來對佛學之認識及造詣實不可輕視。更可注意的是：他們接受佛學思想，不是僅從某一特殊佛學系統來的，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日本、

西藏及南傳各佛教系統的佛學，都被他們所採取和吸收。因此他們對全盤佛法之當代價值 (contemporary value) 可能比我們更了解得深刻些。西洋學者對佛法的解釋及看法，雖亦常有錯誤及曲解，但大體說來，因為是從「現代」、「比較」及「批判」的觀點出發的，所以畢竟不太一樣，最少亦能令人有點清新及警惕的感覺，這是我們翻譯西洋佛學名著的主要動機。

上列的這幾本書籍，都是較淺顯及受普通讀者所歡迎的，值得我們參考和比較。依我個人的意見，Rahula 先生的「佛陀的啓示」一書，實在是闡明南傳小乘佛學教義之最簡明有力的一部書了。

無論在中國、西藏、印度或錫蘭的佛法系統中，此書都於「難能可貴」四字當之而無愧。此書立論謹嚴，據典明實，深入淺出，把許多隱晦和枯澀的課題說得非常生動及有趣。這實是最好的一部「小乘佛學導論」了。老實說，今天在中文佛學裡，還很難找到這樣的一部

書哩！這是一位近代人，用近代的口語（Vocabulary）對小乘佛學作新的解釋和新的表達的一個好例子。

法嚴先生的譯筆信實暢達，使此書更為增色不少——顧先生在公餘百忙之暇，能抽空譯成此書，實在是值得我們感謝的。

最後，我要感謝周宣德先生對此事之各種努力與襄助。這一計劃之推動及實現，及此書之完成，確是在大家發心及衆緣和合下達成的。

張澄基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目 錄

序	一一六
佛陀傳略	一一二
第一章 佛教的宗教態度	三一二七
第二章 四聖諦	二八—四八
第三章 第二聖諦：集諦——苦之生起	四九—五七
第四章 第三聖諦：滅諦——苦的止息	五八—七二
第五章 第四聖諦：道諦	七三—八一
第六章 無我論	八二—一〇九
第七章 修習：心智的培育	一一〇—一二三
第八章 佛的教誡與今日世界	一二四—一四三
附 錄 本書常見佛學名詞淺釋	一四四—一四六

佛陀傳略

佛陀，姓喬答摩，名悉達多，西元前六世紀頃生於北印度。父親淨飯王，是釋迦國（在今尼泊爾境內）的君主。母后叫做摩耶夫人。根據當時的習俗，佛在很年輕——才十六歲的時候，就和美麗而忠誠的年輕公主耶輸陀羅結了婚。青年的太子在皇宮裏享受著隨心所欲的奢侈生活。可是，突然之間，他見到人生的真相和人類的痛苦，就下定決心要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徧及世間的苦惱。在他二十九歲那年，他的獨生子羅睺羅剛出世不久，他毅然離開王城，成為一個苦行者，以尋求他的答案。

苦行者喬答摩在恒河流域行腳六年，參訪了許多宗教界的名師，研習他們的理論與方法，修鍊最嚴格的苦行。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滿意。於是他放棄了所有傳統的宗教和它們的修鍊方法，自己另闢蹊徑。有一天晚上，坐在尼連禪河邊佛陀伽耶（在今比哈爾邦內伽耶地方）一棵樹下（這樹從那時起就叫做菩提樹——智慧之樹），喬答摩證了正覺。那時他才三十五歲。之後，人家就都叫他做佛陀。

——覺者。

證了正覺之後，喬答摩佛陀在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今沙納特地方）爲他的一羣老同修——五個苦行者，作第一次的說法。從那天起，凡經四十五年之久，他教導了各種階層的男女——國王、佃農、婆羅門、賤民、巨富、乞丐、聖徒、盜賊，對他們一視同仁，不存絲毫分別之心。他不承認社會上的階級區分。他所講的道，對準備了解並實行它的一切男女，全部公開。

佛陀在八十歲時，逝於拘尸那羅（在今烏塔卜拉達希邦內）。

今日佛教已遍及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西藏、中國、日本、蒙古、韓國、印度某些區域、巴基斯坦、尼泊爾以及蘇聯等地。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數已超過五億。

第一章 佛教的宗教態度

在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佛（假使我們也可以用世俗所謂的宗教創始人來稱呼他的話）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導師。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類，不若其他宗教的教主，或以神靈自居，或自詡為神的各種化身，或則自命受了聖靈的感動。佛不但只是人類的一員，而且他也從不自稱曾受任何神靈或外力的感應。他將他的覺悟、成就、及造詣，完全歸功於人的努力與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只要他肯發願努力，每一個人身內都潛伏有成佛的勢能。我們可以稱佛為一位卓絕羣倫的人。因為他的「人性」完美至極，以致在後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他幾乎被視為超人。

依照佛教的看法，人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是自己的主宰，在他上面再沒有更高級的生靈或力量，可以裁決他的命運。

「人應當自作歸依，還有誰可以作他的皈依呢？」（註一）佛曾經這樣說過。

註一：見一九二六年哥倫坡版巴利文法句經第十二章第四節。

他訓誡他的弟子們，當自作皈依，切不可向任何人求皈依或援手。（註二）他教導、鼓勵、激勸每一個人要發展自己，努力自求解脫；因爲人的努力與才智，足可自解纏縛。佛說：「工作須你們自己去，因爲如來（註三）只能教你們該走的路。」（註三）我們把佛叫做「教主」，意思是說他是發現以及指點我們解脫之道——涅槃——的人而已。這道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踐履的。

在這條責任自負的原則下，佛的弟子們是自由的。在大般涅槃經中，佛說他從不想到約束僧伽（和合僧團）（註四）他也不要僧伽依賴他。他說在他的教誡中，絕無秘密法門。他握緊的拳中，並沒有隱藏著東西。換言之，他一向就沒有什麼「袖中秘笈」（註五）。

註一：見一九二九年哥倫坡版巴利文長部經第二集大般涅槃經第六十二頁。

註二：巴利文 *Tathagata* 之字義是「來到真理之人」亦即「發現真理之人」。佛自稱或稱他佛時，通常用此名詞。

註三：見巴利文法句經第二十章第四節。

註四：巴利文 *Sangha* 之字義是社團，但在佛教中專指和合僧團而言，亦即僧字的本義。佛法僧總稱三皈或三寶。

註五：見一九二九年哥倫坡版巴利文長部經第二集第六十二頁。

佛准許他的弟子們自由思想，這在宗教史中是向所未聞的。這種自由是必要的，因為，根據佛的話，人類的解脫全賴個人對真理的自覺，而不是因為他順從神的意旨，行為端正，因此靠神或其他外力的恩典，而得到解脫以為酬庸。

佛有一次到憍薩羅國一個叫做鞞舍子的小鎮去訪問，那鎮上居民的族姓是迦摩羅。他們聽說佛來了，就去拜見他，向他說：

「世尊，有些梵志和出家人來到鞞舍子，他們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而蔑視、非難、排斥其他教義。然後又來了其他的梵志出家人，他們也同樣的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而蔑視、非難、排斥其他教義。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一直都懷疑而感到迷茫，不知道在這些可敬的梵志方外人中，到底誰說的是真實語，誰說的是妄語。」

於是佛給了他們如次的教誡，在宗教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是的，迦摩羅人啊！你們的懷疑，你們的迷茫是正當的；因為對於一件可疑的事是應當生起懷疑的。迦摩羅人啊！你們要注意不可被流言、傳說、及耳食之言所左右，也不可依據宗教典籍，也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也不可單看事物的

表象，也不可濶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爲實，也不可作如此想：「他是我們的導師。」迦摩羅人呀！只有在你自己確知某事是不善、錯誤、邪惡的時候，你才可以革除他們……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時你再信受奉行。（註一）

佛所教的尙不止此。他告訴他的比丘們：弟子甚至須審查如來（佛）本身。這樣他才能充分的相信他所追隨的師尊的真正價值。（註二）

根據佛的教誨，疑是五蓋（註三）之一，能覆蔽人心，使不得如實見到真理，並能障礙一切進步。疑卻不是一種罪惡，因爲在佛教裏沒有盲信這一條。事實上，佛教裏根本就沒有其他宗教中所謂罪的觀念。一切惡法的根本是無明與邪見。不可否認的是：只要有疑、迷惑、意志不定，就不可能有進步。但同樣不可否認

註一：見一九二九年哥倫坡版巴利文增支部經第一一五頁。

註二：見巴利文中部經第四十七經 Vīmaṃsaka Sutta（譯者註：約相當於漢譯中阿含第一八六求解經）

註三：五蓋爲（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舉，（五）疑。

的，在沒有確實明瞭之前，疑是一定存在的。可是想求進步，就絕對必須祛除疑惑；而祛除疑惑，又必須確實明瞭。

叫人不懷疑，叫人必須要信，是沒有道理的。僅僅說一聲「我相信」，並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知與見。一個學生做數學題目的時候，到了某一階段，他不知道該怎樣演算下去。這時他就生起疑慮與惶惑。只要此疑不除，他就不能進步。想進一步演算下去，他就必須解除疑惑。而解除疑惑的門徑很多。僅靠說一聲「我相信」或是「我不懷疑」，並不能解決問題。強迫自己去相信與接受某些不了解的事物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睿智。

佛爲人祛疑解惑，素極熱切。就在他圓寂前幾分鐘，他還數度要求他的弟子們，如果他們對他的教誡仍有所疑的話，應向他提出問題，而不要到後來再後悔沒有把這些疑問搞清楚。可是他的弟子們都沒有則聲。那時他所說的話極爲感人。他說：「假使你們因爲尊敬你們的師尊而不肯提出問題的話，甚至有一個人肯告訴他的朋友也好。」（這意思就是說：他可以將所疑的告訴他的朋友，而由

後者代表他向佛發問。）（註一）

佛不但准許弟子們自由思考，他的寬大爲懷，尤令研究佛教史的人吃驚。有一次，在那爛陀城有一位有名而富有的居士，名叫優婆離。他是耆那教主尼乾若提子（摩訶毘羅（註二））的在家弟子。摩訶毘羅親自選派他去迎佛，和佛辯論有關業報理論方面的某些問題，想將佛擊敗，因爲在這些問題上，佛的觀點與尼乾若提子有所不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討論的結果，優婆離却相信佛的觀點是對的，他老師的看法反而錯了。所以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優婆塞）。但是佛叫他不要急於作決定，要慎重考慮一番。因爲「像你這樣有名望的人，審慎考慮是要緊的。」當優婆離再度表示他的願望的時候，佛就要求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宗教導師們，一如往昔。（註三）

註一：見一九二九年哥倫坡版巴利文長部經第二集第九十五頁及同版增支部經第二三九頁。

註二：摩訶毘羅是耆那教創始人，與佛陀同時。可能較佛年齡稍大些。

註三：見巴利文中部經第五十六優婆離經。

在西元前三世紀頃，印度的佛教大帝阿輸迦（阿育王），遵照佛陀寬容諒解的模範，恭敬供養他廣袤幅員內所有的宗教。在他雕刻在岩石上的許多話文中，有一則至今原文尚存，其中大帝宣稱：「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應如理尊重他教。這樣做，不但能幫助自己宗教的成長，而且也對別的宗教盡了義務。反過來做，則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墳墓，也傷害了別的宗教。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難他教的人，當然是爲了忠於自教，以爲『我將光大自宗。』但是，相反的，他更嚴重地傷害了自己的宗教。因此，和諧才是好的。大家都應該諦聽，而且心甘情願地諦聽其他宗教的教義。」（註一）

在此，我們要加一句話，就是：這種富於同情了解的精神，在今天不但應當適用於宗教方面，也適用於其他方面。

這種寬容與了解的精神，自始就是佛教文化與佛教文明最珍視的理想之一。因此，在兩千五百年漫長的佛教史中，決找不到一個佛教迫害他教的例子。佛教也從來不曾因爲弘法或勸人信佛而流過一滴血。它和平地傳遍了整個亞洲大陸，

註一：見阿育王石誥第十二篇。